

<<遗落的天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遗落的天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4606294

10位ISBN编号：7514606297

出版时间：2012-11

出版时间：中国画报出版社

作者：八刀红茶

页数：26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遗落的天机>>

前言

爷爷死的时候74岁，全身腐烂，与其说是死，不如说是解脱。家里没敢张扬，趁着晚上送到火葬场，爷爷被塞进炉子里，悄悄烧了。

爷爷的烂病是在60岁时开始的，起先是手脚乌黑，后来蔓延到全身开始溃烂，直至最后死去，已经溃烂不堪。

父亲尝试着把爷爷送到医院，做了各种检查。医生以皮肤病的法子给爷爷治疗，哪知越治溃烂得越厉害。那股子刺鼻的臭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爷爷似乎早就知道了自己的结果，平日里，常说自己年轻时候役鬼使神多了，身上沾了沆瀣气，不得善终，也是应该的。

十四年的生不如死，爷爷生受了，没有一丝怨恨。

爷爷是个很古怪的人，可我打心里喜欢他。

小时候父亲对我特别严厉，小孩子玩心重，那时候没少招惹事非，家里的戒尺让父亲打断了三把。每次父亲暴怒，第一个出来拦着的必是爷爷。

记得我12岁那年，偷父亲的钱，请哥们儿们抽烟喝酒，被父亲抓了个现行。

那次父亲是真的暴怒了。

巴掌宽的戒尺落在我的屁股上，整个院子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爷爷不忍我受罪，出来制止。

我依然记得爷爷对父亲说的那句话：“咱家阴气重，四代之内出不了王侯将相、文臣武将，我瞧娃子有灵气，倒是学我这行当的好苗子。”

父亲看着爷爷，那目光似刀子一般，好长时间，父亲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你想让我儿子跟你一样，七老八十的时候变成一堆烂肉吗？”

一句话刺痛了爷爷的伤心处，爷爷张口结舌，几次想说些什么，都没说出口。最后摇摇头，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父亲堪称孝子，生活方面对爷爷照顾得很周到。

可两个人的话总是很少，张嘴必有争吵，俩人的芥蒂还是很深。

直到爷爷被火化那晚，父亲抱着爷爷的骨灰盒，默默地流下一行清泪。

我知道，从始至终父亲都是爱爷爷的。

我不知道爷爷到底做过什么，竟让父亲心底生出这么强烈的抵触。

年幼的我童言无忌，总是缠着爷爷追问，问得急了，爷爷便长叹一声，自嘲道：“做了一辈子孽，哪有脸提自家的行当。”

话里话外满是凄凉。

爷爷越是不提，反倒越吊起了我的胃口。

我甚至猜测过爷爷是国民党的特务，当年做了什么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，才不愿提及。

我把自己的猜测告诉爷爷，爷爷却一脸不屑：“争天下，动静再大也是俗事，哪里及得上我们役鬼使神。”

爷爷话里不自觉地带出了傲气，我再追问，他却三缄其口。

我曾以为爷爷要把这个秘密永远藏在心里，14岁那年，答案却不期而至。

所有谜底都在我14岁的那年暑假揭开了，也是在那个暑假，我遂了爷爷，违了父亲的心愿。

<<遗落的天机>>

内容概要

一件至宝——藏魂坛藏人魂魄万世不死。

神机莫测——朝夕相处的爷爷竟是驱神役鬼大符咒师，死去数十年的符咒门祖师重现人间。

八面来风——符咒门、妖门、长生会、江南世家、关外匪霸，市井小人、江湖草莽，各路人马闻风而动，只为至宝藏魂坛，舍得性命，但求长生。

爷爷惨死，却留下一个神秘古怪的木盒子，木盒水火不侵刀斧不破，可致人疯癫。

江湖风传开盒之人可长生不死，各色人等十面埋伏布下重重杀机，欲抢夺为己有……

<<遗落的天机>>

作者简介

八刀红茶，二十余年颠沛流离，一事无成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，看破世事，隐居齐鲁大地一隅，聊度余生浪荡客。

<<遗落的天机>>

书籍目录

序 章第一部 小清村疑案第一章 李三宝第二章 求雨第三章
 ... 飞筹竹签第四章 符咒门第五章 天裁第六章 施法第七章
 平安符第八章 虫子第九章 牛革命第十章 挖
 坟第十一章 雨师第十二章 王二傻第二部 罗祖疑云第十三章 妖门
 第十四章 墨墨第十五章 流云剑第十六章 妖三水第十七章
 小清村第十八章 苑猴子第十九章 可可第二十章
 ... 张状元第二十一章 祖师爷第二十二章 鬼谷第二十三章 白云寺
 第二十四章 长生会

<<遗落的天机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李三宝 1997年夏。

空气里泛着一股说不出的喜悦味道，所有迹象似乎都在昭示着一个百年盛世的到来。对于我，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，我只觉得这年夏天比起哪一年都要来得浮躁。

我和父亲的关系也在那年降到冰点。

青春期特有的叛逆让我像一头狂躁的小兽，叛逆而没有方向。戒尺对我没有了效果，父亲开始对我厌恶，直到对我不闻不问。

父亲是个直来直去的人，总是把心事写在脸上。

那段日子里，我在父亲脸上看到的最多的是哀莫大于心死。

那时候如果说我对这个家还有什么留恋，唯一的便是爷爷。

我喜欢爷爷，喜欢他身上那古色古香的韵味。

爷爷写得一手好字，小时候分不清好坏，只记得那扑鼻的墨香让我迷醉，现在偶尔翻出爷爷的手书，才恍然发现，那几十张的手书上，临的都是王羲之的《丧乱帖》，字里行间都是笔走龙蛇的态势，王右军萧索丧乱的风骨被他仿出了八九分。

我实在想不到，当年爷爷心里竟然藏了如此深的悲怆。

那年爷爷的双手开始变为黑色，虽然还未溃烂，却也看得出来有些异常。

但是爷爷依然镇定，生活依旧。

我时常想，要是没有那件事，爷爷的怪病或许会缓上几年，爷爷却坦然地说，都是命数。

一切都开始于李三宝的来访。

这个叫李三宝的男人是傍晚到我家来的，我开的门。

李三宝40岁左右的年纪，个头不高，黑黝黝的脸庞泛着红光，身板有着庄稼人特有的健硕。他肩膀上扛了一个塞得满满的麻袋，腰杆却挺得笔直，似乎那袋东西没多少分量。

我正错愕，他先笑了，露出一口黄牙。

“茄子小叔！”

”他一个大嗓门，声音沙哑。

被一个40多岁的男人喊叔，这还是头一次。

我傻乎乎地站在那里，答应也不是，不答应也不是。

他见我一脸迷茫，开始急了，嗓门更大了。

“茄子小叔，俺是李三宝啊！”

你在县医院出生的时候，俺还去看过你。

你们陈家三代单传香火不旺，你出生的时候太爷给你取名陈加子，又看你五行缺木，就在那加字上盖了个草字头，改名叫了陈茄子！”

小叔，你看俺说得对不对！”

他扯着嗓子说完，又眯起眼睛笑了。

这个乡下人说的一点儿没错，寥寥几句话点中了我的痛处。

我叫陈茄子，茄子的“茄”字。

我恨死了这个粗鄙的名字，就因为这个名字，我在学校里没少被人嘲笑，每次照相都是我的灾难。大家摆着V字手势刻意齐声高喊茄子的时候，最让我尴尬。

为了改名字，我曾跟父亲大闹过几场，一向与爷爷不合的父亲却罕见地拿出爷爷来压我。

“这是你爷爷给你的名儿。”

父亲冷冷的一句话，我就没了闹下去的理由。

门口李三宝笑呵呵地站着，我皱着眉头不知如何应对，我有点儿讨厌这个粗里粗气的乡下人。

李三宝的嗓门着实是大，正在庭院里练字的爷爷闻声踱着方步走了过来。

李三宝见了爷爷，登时便挤开我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。

他冲到爷爷跟前，“通”地一下跪了下来，口中喊了声：“三宝曾孙给太爷爷磕头咧！”

接着便是几个头磕在红砖地上，额头正中磕出了红印。

<<遗落的天机>>

爷爷激动地扶起李三宝，嘴唇抖个不停，喃喃地连声说好，他泪眼婆娑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儿来，冲着屋里喊了声：“大忠，老家来人了！”

一向严肃的父亲见了土里土气的李三宝，立马抱在了一起。

李三宝抱着父亲，憨里憨气地叫了声“忠爷爷”，吓得父亲连连摆手：“三宝哥，这辈分我可担不起啊，当年咱俩穿开裆裤的时候，一起在村里捅马蜂窝，你把我一脚踹进河里，自己来不及跳水，让马蜂蜇了个满脸花，这事儿我可还记着呐！”

李三宝摸着脑袋哈哈大笑，却仍旧强调着：“玩闹是玩闹，咱们小清村最重祖制，这辈分却是不能乱啊。”

他虽然高兴，说的却认真，话里带着庄稼人的执拗。

父亲没再接这个茬，热情地把李三宝让进了屋里。

那天晚上，家里摆置了一桌好菜，父亲特地开了瓶好酒。

爷爷和父亲的高兴是打心里出来的。

父亲两岁的时候便死了娘，那些年爷爷漂泊在外，几乎每年都不着家，偶尔回来一次，给父亲留下点儿钱，过上两日便又走了。

那时候的父亲近似孤儿，好在小清村民风淳朴，东家接济他两天，西家接济他两天，就这么在小清村吃着百家饭长了起来。

直到15岁，爷爷回乡把他带到县城，在县城里定了居。

这些年俩人埋藏在心底的乡愁让李三宝的到来勾了起来。

都是爷们儿，没那些长吁短叹，所有心思都存在于酒里，菜没吃两口，酒已经下去了半瓶。

李三宝酒意上涌，黝黑的脸上红光更盛了。

自从进门以来，李三宝一直在扯着闲话，爷爷老了，父亲胖了，听得多了便觉得不咸不淡起来。

他似乎一直在隐藏着自己的来意，可庄稼汉子耍心思，终究笨拙了些。

爷爷几次问他小清村的近况，他支吾了几声好，便把话岔开了。

爷爷不再多问，也跟着他扯起了闲话。

这下似乎晃到了李三宝，庄稼汉的脸上写满了踌躇。

终于，又一杯酒下肚，李三宝龇起黄牙，皱皱眉毛，点到了正题。

“太爷啊，咱小清村这两年是越来越好哇。”

风调雨顺不说，庄稼年年丰收，村长还领着俺们开了个鱼塘，拣了好的鱼苗子来养，每年都能卖上不少钱啊。

咱小清村以前在山沟沟里进出不便，现在修了条路，日子越过越好，大家伙就商量着，让俺来请太爷回去看看。

算起来，太爷您已经接近二十年没回乡了吧。

李三宝一脸殷勤。

爷爷抿了口酒，叹了口气，脸上多了一抹萧索：“三宝啊，我老了，走不动了，这舟车劳顿之苦，怕是经受不住。”

你回去替我给父老乡亲们带好，告诉他们，我陈家子孙三代，愧对小清村的养育之恩。

爷爷一席话，说得情真意切。

李三宝的焦躁溢于言表，这个庄稼汉子，城府终究浅了点儿，大嗓门嚎了起来：“这怎么能行！村长让俺这次务必把太爷带回去，俺就是背，也得把您背到小清村！”

爷爷脸色陡然一冷，啪地把手里的酒杯放在桌上，沉声道：“三宝娃子，我已经到了花甲之年，我吃的盐怕是比你吃的米还要多上三斤，这撒谎耍花花肠子可不是咱小清村实心汉子做的勾当，你给我说实话，小清村到底出了什么事！”

爷爷不怒自威，李三宝张口欲辩，一张脸涨得更红了，实在难为了这个老实人。

他似乎想起什么，站起身来，走到墙角把那麻袋拖了过来。

“太爷，咱小清村真的风调雨顺，这不，乡亲们托俺给您带的这些东西。”

若不是好年景，真凑不出这么多哇。

他把那麻袋解开，把袋子里的东西一股脑地倒了出来。

<<遗落的天机>>

“这是村东头谷奶奶给您纳的布鞋，她说这鞋子通气，最适合夏天穿。这野菜窝窝是俺家自己蒸的，自家新打下的小米面，您老在城里吃惯了油水，吃点儿这个对身体有好处。

还有这四条红尾大鲤鱼、二十斤的棒子面儿……”李三宝把东西放在脚边，一样一样说着，爷爷睹物思人，眼眶又红了起来，正要说什么，猛然间他的身子一震，猫下腰在麻袋的最底下翻出一块三尺长的小木片！

“飞筹竹签？

！”爷爷失声惊呼。李三宝一脸茫然地看着爷爷手里的小东西，似乎并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
爷爷浑身颤抖，竟似受了很大的刺激。

借着灯光，我和父亲凑过去仔细地看了两眼。

那三尺长的木片通体暗黑，不知是什么木料所做，下部宽约一尺，上部是个箭头，似是古代衙门里的令箭，却又有区别。

那木片两面都写了字，我仔细看去，背面三个黑色王字，工整端庄的楷书，包蕴着一丝肃穆之气。

正面是两个暗红色歪歪扭扭的大字，我睁大眼仔细辨认，不由得也是大吃一惊！

那赫然是用血写成的两字——“救命”！

字迹潦草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多了一丝诡异。

爷爷“啪”地把那木片扣在了桌上，声音又冷了三分：“三宝娃子，‘飞筹竹签’都到了，你还敢给我撒谎！”

李三宝一脸迷茫，极力分辩：“太爷，这东西俺真不知道是谁塞进来的，俺昨天装麻袋时真的没有见过……”他说得诚恳，一脸委屈，不似撒谎。

爷爷彻底暴怒了，小半瓶酒摔在地上，登时酒花四溅：“三宝娃子，咱小清村里没有外人，你再敢给我撒谎，我就打断你的狗腿！”

我从未见爷爷动过如此大的肝火，李三宝彻底崩溃了，“通”地跪在地上，砰砰磕了三个响头，额头红印清晰可见，沙哑的声音里带上了揪心的哭腔：“太爷，您要救咱们小清村四十七户三百零六口人啊！”

咱小清村有大难了啊！

第二章 求雨 李三宝哭得瘫在了地上，父亲将他扶起来，宽慰道：“三宝哥，咱小清村到底出了啥事儿？”

你把问题说清楚，实在不行，我明天去政府反映一下，咱百姓做事，万万不能胡来，一定要相信科学啊！”

父亲似乎猜出了李三宝的来意，话说得圆润，却隐有所指。

爷爷皱皱眉头，没有接话，在柜子里找出一瓶新酒，开了封给李三宝倒上一杯，摆手示意，李三宝一饮而尽，情绪平复下来。

“三宝娃子，我们陈家三代人，两代是喝着小清村的井水长大的。

我今年六十有二，半截身子已经埋进了土里，唯一的遗憾就是对咱小清村亏欠太多！

莫说是有难，便是咱小清村的天塌了，我陈不幻拼着老命不要，也得给它补上去！

你告诉我，小清村到底出了啥事。

”爷爷声音不大，话里却满是担当，字字是钉儿，听在李三宝的耳里，好似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李三宝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仰脖狠狠地灌了下去，酒盅“啪”地放在桌上，他龇了龇黄牙，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，极力压抑着心底的恐惧，讲出了小清村的故事。

他声音低沉，伴着昏黄的灯光，酒桌上顿时多了股阴森的气氛。

“太爷，本来咱们小清村前几年确实是风调雨顺，虽说到不了富得流油的地步，吃饱饭总是不成问题。

前几年年景好，庄稼收成也好，再加上新开的鱼塘，咱小清村的人家也能攒上几个闲钱了。

<<遗落的天机>>

” 爷爷点点头，若有所思道：“三十年前我曾给咱小清村看过地势，咱们村东、西、北三面环山，西边山上的落虎泉流下来，围到南边成了落虎河，一水单缠，恰恰那河又有三横四折的走势。这三山一河把咱村围到一起，看似是死地，实则成了聚气之穴，是实打实的‘曲水单缠格’，外气全、内气固、美不可言，能保咱小清村百年的风调雨顺。

宝娃子，这难又从何来？

” 李三宝叹了口气道：“太爷，这难就是出在这落虎河上哇！”

” 说到这里他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往前凑凑身子，声音里多了一丝机警，怕有人偷听一般。

“自打前年开始，小清村就未曾再下过一场雨水，到如今，已经旱了两年啦。

地里的庄稼都旱死大半，村里的四口老井也枯了。

村长带人试着打过一口新井，挖到二十几米深都看不到水啊。

半山腰的落虎泉也没了水，山下的落虎河今年也见了河底，鱼塘的鱼全死光了，咱小清村的日子是没得过了！

” 李三宝摇摇头，眼里闪过一丝绝望的神色：“大旱也就罢了，小清村二百年的历史，旱灾、蝗灾也不是没见过，可这次的大旱实在太邪！”

旱的偏偏只咱小清村一家！

” 爷爷听到这儿，猛地抬起头来，疑惑地看着李三宝。

“出了北山，往西走百十里就是大清村，这两年，人家大清村风调雨顺，雨水充沛，太爷，您说说，两村离得这么近，却差得这么远，是不是邪事儿。”

” 爷爷皱着眉，正在沉吟着什么，一旁听了多时的父亲插上了话。

“三宝哥，方圆百里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也不近。

有雨没雨，这是气象问题，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啊。

” 李三宝听了父亲的话顿时大为不满，这个实诚的庄稼汉子额头上的青筋暴起，似乎愤怒异常，他布满老茧的大手掌一拍桌子向父亲吼了起来：“忠子，十几年了你咋还是这个脾气。

科学，科学，要真是科学，石天师就废不了啦！”

” 李三宝话音未落，爷爷猛地打了个冷战，两道白眉紧紧地皱在一起，急促地问道：“宝娃子，我师弟他咋了？”

！

” 我从未听说过爷爷有什么师弟，而那天师弟的称呼对于我一个自小生长在县城里看着变形金刚、忍者神龟长大的孩子来说，实在是一个可笑的称呼。

可看着爷爷一脸严肃的神色，我硬生生地把笑意憋了回去。

李三宝那黑红的脸上又多出两道泪痕，呜咽道：“连着大旱了两年，咱小清村实在是受不了啦，再不想点儿办法，真的是没活路了。

村长开了多少次会，合计了多少法子，都不见效果，后来就想到了石天师。

这些年石天师住在村里，虽然深居简出，可村里人心里都有数，他是太爷您的师弟，你们俩一脉相承，法术只怕也差不到哪儿去，大家平日里待石天师也甚是尊敬。

这次有难，村长带头去请了天师。

石天师二话没说，答应六月初六，在伏虎河边开坛祈雨…… “那天的事儿，俺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呐……” 李三宝沙哑着嗓子，双眼怅然，梦呓似的喃喃道：“那天天气好，乡亲们起了个大早，村长领着人在河边扫出一片空地，还把村口活了几十年的老槐树砍了，搭成了两米高的祭坛。

那天石天师收拾得整个人干干净净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那气度，还真有几分仙气儿哩……” 李三宝回忆着，由衷地发了句感慨。

爷爷点点头道：“役鬼使神不是儿戏，凡人本就卑微，若是一身污垢，哪里请得动神灵。

” 李三宝点头似乎对爷爷的话颇信服。

父亲撇撇嘴，脸上写明了愚昧两字，他没说什么，静悄悄地起身回了屋。

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即便那俩人是曾经的发小和亲生父亲，但陈家人的脾气里总带着十分的固执，认准了便不曾改变。

父亲一走，屋里的拘谨立马少了许多，李三宝的声音也大了几分。

<<遗落的天机>>

“那天乡亲们去得虽早，可石天师开坛却晚。

直到了正午，日头越来越毒，石天师才带着徒弟和两个童男童女上了坛……” “童男童女？”

“天师、童男童女，这些古里古怪的称呼彻底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极不礼貌地插了一句。

李三宝嘿嘿干笑两声，解释道：“要说这童男童女，也是石天师指名要的，要龙年龙月龙时出生的娃娃，全村里找来找去，找到了村东谷老憨家的男娃和李柱子家的女娃，俩孩子恰恰是1988年4月19辰时出生。

石天师在坛上让两个娃娃把桌上的金墨研了，用毛笔在红纸上画了五方五色龙五条、雷公电母各五位。他画得精细，也极像。

石天师的徒弟抓着一只红冠大公鸡，将那公鸡的鸡冠割了口，取了鸡冠血，将那血和金墨混在一起再研了片刻，用银针蘸了蘸，在那五条龙眼和雷公电母眼睛之上各点两滴。

当时俺也看不明白，只是听村长说这叫点睛，点了之后，这神龙和雷公电母便有了灵力。

“天师又叫人在坛下搬来五个二十斤的大水缸，让人在村里的五口井里各取井水，倒入水缸里。

其实，井里早就快干涸了，说是水，也不过是些黄泥汤子。

石天师的徒弟在每个水缸上贴上一幅神龙图、一幅雷公电母图，五口水缸，每口各一。

石天师的徒弟贴得很仔细，似乎生怕出了什么差错。

一切收拾妥当，天师抱下了坛上的两个娃娃，自己拿出桃木剑，开始掐诀念咒，古怪就古怪在这里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李三宝的身子又一次颤抖起来，呼吸也变得急促，再次陷入恐惧中。

“怎的，难道石师弟没招来雨？”

“爷爷摸着胡子，疑惑地问。

“招……招来了，也不是……”李三宝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好似失神了一般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

“石天师在那坛上诵了半个时辰的咒语，说来也怪，起先那天万里无云，突然地乌云就飘了过来，越聚越多，越来越厚，天色登时就阴了下来，南风呼呼作响，那天俺穿了件短袖褂子，让风一吹，还真真生出了几分寒意。

村长只道是石天师仙法显灵，祈雨成功，带头就跪了下去，全村三百多口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都跟着跪了。

大伙儿就要给石天师磕头的工夫……”李三宝说了几句，又停了下来，颤巍巍地拿起酒瓶直接往嘴里送了两口，醉眼朦胧的他胸口急剧喘息着。

“就在大伙儿要给石天师磕头的工夫，天上猛然闪了几道闪电，咱真道是要下雨的征兆，一起欢呼起来！

哪知道那电光刚落，一道响雷轰地劈了下来，直直地正中祭坛，把石天师劈个正着啊！

“他眼里充满了恐惧，似乎那日的惊变再次浮现在眼前。

“我石师弟引下了天雷？”

“爷爷陡然提高了声音，似乎难以置信。

“我亲眼所见，没半点儿假话啊！”

李三宝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，脸上的红晕退去，面白如纸，说道：“那槐木祭坛登时被轰塌了下来，灰尘四起，河边立刻弥漫起一股焦臭的味道。

村长带人上前查看，只见石天师躺在地上，满身焦黑……” “人虽然侥幸活了下来，可也是废人了。

村长连夜出村翻山，把石天师送到县医院，他全身重度烧伤，似乎还伤了脑子……村长让俺找您回去，太爷，您可要救救小清村啊！

李三宝再也讲不下去了，七尺的汉子抱头痛哭起来。

爷爷半闭着眼睛，脸颊边的肌肉颤抖着，他小声念叨着：“天裁啊，用术者终死于术下！”

他低下头看着自己一双乌黑的手，默默地叹了口气。

爷爷沉默了很久，李三宝抱着酒瓶不住地灌着白酒，客厅里一时间静悄悄的。
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爷爷似乎拿定了主意，他淡淡地说道：“咱们明天就回小清村。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又指了指我：“茄娃子，咱陈家人终是要认祖归宗的，你也跟我回小清村瞧

<<遗落的天机>>

瞧吧。

” 不容我说话，爷爷站起身来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他低着头，背影看起来有些落寞。

孤零零的餐桌上放着那枚怪异至极的“飞筹竹签”

<<遗落的天机>>

编辑推荐

消失数百年的神秘教派 沉浮于光明与黑暗的人性 一层层扑朔迷离的疑团 一次次惊悚离奇的遭遇 震撼揭开古老传奇的符咒秘术 《遗落的天机：长生密咒》特色：诡异的八面来风 神秘的长生会 夺人魂魄的鬼谷惧饰 揭开扑朔迷离的符咒门背后隐藏数千年的惊世秘闻 网络点击过千万热帖《符咒世家》震撼上市！
《十宗罪》蜘蛛、《虫图腾》闫志洋、《异事录》蛇从革联袂推荐！

<<遗落的天机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